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則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及一念纔起趣向不同

善惡既殊禍福即異此太上所以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

之門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衛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而善錄纔如筋小官

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地為之動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未

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

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

業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初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雖不

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如是將見乘此而立獲度世矣尚

安得而攝君乎奈何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嗚乎

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損蓋合作事相之福況本自猥薄而又多直犯

者乎於此蓋知一念起處信為禍福之門也是故趙康靖公察嘗置餅豆二物於几

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曰豆於白餅中惡則投一黑豆於黑

餅中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都忘餅豆二物亦俱棄而不用此蓋

消磨至於瑩徹無復可以記別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間波瀾萬丈高何望如趙康

靖之至于瑩徹乎將見損福如衛君也

贊曰

禍本自求 孽由自作 同出念慮

分爲善惡 吉凶感召 影響酬酢

毋待已形 所貴先覺 致力於斯

俯仰無作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而以形影為言者謂作善

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

恩塚之絕恤寡喜愠莫見不以富貴驕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

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無得妄殺一人舉此

二端餘恣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捨然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城緩決新婚

之吏不傷已誓之蟲皆感德也是故諸子皆賢令璋瓊瓌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

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然則為善之報豈不如

影隨形乎聞中國許使薛文傑常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聞主鑄使至徐考觀鬼

官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為對鑄信而殺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

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鑄發兵救之軍既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鑄不

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當食立盡初文傑之為鑄造此車也謂舊制無他苦於

是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錐銚皆內向
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即為銚所刺
其意必有所主無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
自嘗之然則為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

替曰

理有施報 出於自然 如種五穀
刈穫有年 如植荆棘 久則蔓延
易稱善惡 必以積言 勿以其事
責諸目前

是以大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
人算

傳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經下方正北
有一大海穢惡腥黑冥測邊際中有一山
高十萬六千里上參碧落下入風泉名曰
北都羅鄴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陰
景天官周曰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獄
獄中草木皆稟自然惡毒之氣鋒銚風利
甚於劍戟土此洞者名曰太陰天君助治
四人一曰東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
中成須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

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別有六洞
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陰天君外六曹
也互相關報主執罪罰六大洞官之下又
有三小官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
官專主刑名之職最為追呼要司也三官

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也五獄

府君二十四杰乃二十八宿之陰獄以至
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為
屬吏夫鄴都者天地司過之都司也九令
五獄者鄴都之子司也令獄以下所有冥
曹又屬令獄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
職千千萬萬何可勝言不閤獄司近又置
舉意司乎其司共有五案六員判官專主
關達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處也善惡功
過纖悉皆書既書達於更生虞公御史呂
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復籍為二簿達
於豐道中獄定奪二司定予司則皆
青蓮寶座定奪司則皆荆棘蒺藜予本二
司亦自紹興二十八年置至乾道八年校
幼以善而僧紀福者四方上有二千八百

六人以惡而將入荆棘者四方却有八千
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見其為善者少而為
惡者多也大抵荆棘之獄端為欺詐姦邪
者設行住坐卧荆棘蒙縛極為苦楚嗚呼
今日身被蒙縛豈不亦猶昔日欺詐姦邪
人被蒙縛乎若夫減奪之說則當隨文引
證茲不復載

贊曰

天地鬼神 森列昭布 陰誅冥責
列於刀鋸 依過定罪 毫髮不恕
算既可奪 壽豈難注 不睹不聞
宜益戒懼

弄減則貪耗多逢憂患

傳曰道藏紀算錄云清齋一旬增算十紀
清齋一日增算十旬清齋者心齋也一經
減算即為有過之人貪耗憂患何所不有
昔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復在
處多不成任晚益進塞子女淪喪觸目無
聊因投詞於龍虎山叩頭禱謝是夕夢一
神叱曰汝姦險狠復奪算將盡尚何謝為

未幾果卒操陽尉郭郡官不得調奇蹇迭塞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亦漸踈斥每倦闕聞即見二物狀如猿狖跳躑其旁心大惡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虛耗者也君既獲罪故吾得以擾君今數滿當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減算則貧耗多逢憂患者也嗚呼與其至此孰若遠自漂雪無令至此乎

贊曰

人之賦壽 如木有根 隨其生植

備短所存 沃以膏潤 枝條茂芬

乃或戕伐 枯悴日聞 栽培傾覆

天何心云

人皆惡之

傳曰按七星移度經陰匿闇昧伏姦藏欺

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為大惡人陰

匿暗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固大惡無恩

無德亦大惡欺大抵無德無恩則功不及

人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則害必及物其為不善實皆一也今為人而至使

人皆惡者必自取也昔丁晉公與寇萊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必許為忠蓋聞晉公之名則必目為姦諛聞一善必以歸萊公未必皆萊公所為也聞一不善必以歸晉公未必皆晉公所為也物論如此而鯨波之設竟如此豈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經云善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信不誣矣昔杜祈公知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

何有為張忠定再鎮蜀蜀中之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來必能復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則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為何如嗚呼與其怨積孰若喜集戒哉

贊曰

西子不潔 掩鼻過之 滄浪之濁 濯足是宜 美惡自取 尤人何為

象貌蠅蠅 唾逐恐避 愛人不親 反已可知

刑禍隨之

傳曰太虛真人南嶽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恒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此學道之大行也然則刑禍隨者豈非害氣重殃恒在於身乎苟為不然胡為所至輒與刑禍會也不聞盧劉之事乎昔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奉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鵠鵬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遠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嗚呼盧劉如此而所至輒如此赤君之言豈不然也

贊曰

人之隱隱 為於無形 厥然掩覆

更竊美名 高談理義 自詭廉清

謂可欺世 永享安榮 孰伺其後

人禍天刑

吉慶避之

傳曰南嶽壽星告太極真人徐來勒曰若

能勉意為善自然動與福會然則吉慶避

者豈非不能勉意為善而至然乎大抵非

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

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樓聞董羽善畫龍水

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

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

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汙漫半年工夫一

旦無用卿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

日范文正公鎮鄆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

言平生未嘗一飽可謂天下之至飢者時

士夫咸習歐陽率更字墨本直千錢薦福

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打千本俾

售于京無何震霆暴作碑遂碎為數片百

萬之錢一旦失望卿使碑不擊碎書生享

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

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

贊曰 淑慝以類 吉凶在人 譬如儀鳳

不棲荆榛 虺蜴之窟 豈產珠珍

冰雪凝沍 寒谷不春 一氣所感

當識其因

惡星災之

傳曰按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欲眾眾生

不脩正道不知有五行推運十一曜照臨

主其災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羅計

字逐日月薄蝕乃至州縣播遷人民災難

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

神呪經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巡歷天下察

無道之國觀不祥之人凡處虛域之內蠢

動合生命係于天星辰凌犯慧孛衝破遂

生兵災水旱流離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

之遇害凶釁微生黎民死亡淪沉苦海然

則人之有災要當自省其可但歸惡於星

歟大抵惡自人為星因災之非星之惡而

人心自惡耳宋景公時晏或守心子韋曰

禍當君可移於臣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

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

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

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災感退

三舍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目因棄官

家居日夜禱謝一日忽有一書生踵門曰

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於道

且禱謝勤至遣吾下降為子療治既而不

施一劑惟於宅南鑿開一井取水澆之一

際遂愈嗚呼災感本主災厄疾病今也乃

能為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災怪刑律今也

乃能為士平療眼然則星果惡歟惜人不

知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應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

嗚呼人在世間日日節節皆屬星卦主攝

為善不免于福為惡不免于災是豈星之

惡歟

贊曰

天道云遠 太空冥冥 我與視夜

瞻彼列星 榮感退舍 善言足憑
天人相與 如影赴形 視履考祥
甘后之經

算盡則死

傳曰按赤松子中誠經人有違犯皆被本命星辰奏聞上帝七星六律四時八風九宮五行先令司命奪其算紀授以禍殃然則人有禍殃乃至於死豈偶然哉必其作諸不善奪算至盡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況惡習難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業識茫茫無有是處求之日用不免與物浮沈蕩然不反於膠膠擾擾之場欲其無過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明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既之正修又多過失一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歷然在前或為畜生或為餓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不聞王洛以處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費宜以操心點步而死為餓鬼乎陳堂以恃陰凌人而死墮地獄乎此皆死有餘責

而淪入三惡者也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贊曰

紂有天命 忽焉以亡 文拘美里
與齡益長 覆卻萬變 善慶惡殃
我命在我 誰云不常 彭殤壽夭
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傳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 中台司功下台司錄上帝署為天曹俾主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篇言三尸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即上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極都督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水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斡旋氣運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氣方得圓形為人具是一軀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陰混合縱景萬化隱天秘訣人兩眉間却入一

寸號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陰九妃常處其中又按業報因緣經七星之氣常結為一星在人頭上去項三尺其人為善則光大而明為惡則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圖

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

降受人懺祭察人善惡然則三台北斗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算紀信不誣矣

贊曰

人之一身 肖貌天地 反而求之
萬物皆備 此心最靈 不行而至
神明所舍 動息弗離 福祈禍穰
無乃兒戲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傳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躒下尸名彭矯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

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

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闕節接擾五臟踴動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三

魂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尸言過乃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絕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減守

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一云寅日三尸游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尸游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隨

所在而去之嗚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

數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虛一日因山行為異人捧子所導至稚川

仙都稚川曰子能絕三彭之仇乎契虛莫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當居人身伺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錄以聞然則三尸言

過孰謂不然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之初法也

贊曰

柳子罵尸 義正詞直 奮筆抗辯
出於有激 其實七情 交相齟齬

投機乘間 肆其侵蝕 非彼巧詐

繫我逸德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傳曰竈之為神號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露纖悉皆言一云竈神狀如

美人貌有六女玉女也月晦日詣天曹白人罪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一云竈有三十

六神能轉禍為福除死定生驅逐妖邪遷官益祿若依時祭禱所願必從祭竈有日或以晦日清淨竈前香花酒果謝之亦吉

一云在天為五帝直符在地為五音太歲在人間為五音竈君竈中黃帝即世之司

命常將世人罪狀及過惡奏聞陰陽二景記之黑簿嗚呼竈之為神明察如是職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時豈問

家有竈神而恐懼修省乎

贊曰

紀典所錄 竈其一焉 神靈棲之
是或當然 余苟無過 子亦冥言
一有不戒 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醮祭可捐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傳曰紀之為說一云十二年為一紀一云三百日為一紀算之為說一云百日為一算一云一日為一算大抵三百日自不可

奪況十二年乎一日猶不可奪況百日乎謹按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記在諸

天太上勅勒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聖人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司獄瀆官屬執錄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

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輟須臾若修善立功則便可延年萬一造罪則立見減算

又按趙業被攝至上清校勘所見更方呈押戊申生人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又降行橫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過

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功則延年過則減算與經中之言皆無以異孰謂減算為無

耳紹興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稱意

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頓間自言恍然如處曠野俄見數人遙呼曰恩



此相與引至一處乃一官府仲信因臥門側一吏自門引頭曰豈昂州符仲信乎數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有九以不燒香睡起晚今皆削盡數人曰不燒香睡起晚皆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顧大驚曰厚德如符公尚猶以此奪盡紀算人其可自恣乎嗚呼所謂過者不待出於語言見於行事然後謂之為過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為過仲信之過便可見也

贊曰

命曰逆續 可演而伸 命曰斷棄

促亦有因 細行不謹 終累正真

罪大惡積 乃滅其身 惟德是輔

皇天無親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傳曰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下迄死亦及之之說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先須

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求長生之人則尤當謹避必使已行淨如明珠雖纖塵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為無過之人也昔許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災於民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七世不祀祖先

且有貪殺匿三種之罪必待特赦然後拔

宅輕舉女仙揚正見久以遇師登真有日

上帝亦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稅正見不合擇取二文圓好者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留人間一年又如陶隱居之修本草孫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於濟活惟是中間略取虵蟲水蛭之類以備藥使上帝亦譴其功雖及人及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虛元君與茅君同在清虛官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頗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為抱淫慾之心行上

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將被考三官然則欲求長生者是有纖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長生之人於篇中所謂數百事之說者須得謹避也

贊曰

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 博採方藥

鍊神養氣 外誘紛然 可慕可喜

寧保此心 果無纖累 欲成仙道

先修人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三九

傳曰道之為說見於諸書者其說甚多然曉而易見者無若中庸之說之為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大抵性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體也於日用間能自率性不為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體也今日用之間動靜語默豈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即太上所謂進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當進而退當退而進也昔趙清獻公嘗曰吾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蘇

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為夜必記之于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於進退之間或有是道非道之火者也能知此者有幾人耶

贊曰

道則在是 明白坦夷 所謂常道
民之秉彝 試反諸心 能別是非
一念不昧 良能真知 外是求道
斯則自欺

不履邪徑

傳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夷者平也徑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謂濶臺滅明行不由徑之徑也在人履踐言之即人之履踐不正處也履踐不自一念始一念起處其可不謹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為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琴聲舉頭視之則見二人坐於木杪相對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及顧則二弈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無及張木為浮梁

令縣有一廟極靈能為人禍福今至必祭以斗酒隨酌輒盡本疑為妖既祭度其醉撤席執之果一老猓已大醉矣將戮于市猓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貯極為可惜君雖至廉然縣道關之不為無補木纔問處則猓已躍身而去矣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嗚呼一念纔差遂至如此所謂邪徑即此便是

贊曰

道若六路 曾幾多歧 跬步弗謹
溪谷險巖 視聽言動 以禮自持
九思三省 猶恐失之 捨而他適
顛覆矣疑

不欺暗室

傳曰太上所謂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處能不欺於可欺真不欺也不聞胡聖真君不欺之說乎真君戒張守真曰但潔身守正不欺

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懼之有然則不欺為行宜細行哉昔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韋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則約已求別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兩塵即兩劫也嗚呼世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況暗室乎是故起凡入聖常聞於古人少見於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贊曰

境有明暗 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
十日已周 形諸事為 洪水橫流

褒袞捷市 何必外求 不愧屋漏

心正身修

積德累功

傳曰德也者日新之謂也功也者日用之謂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廢不聞穿石禮樹之說乎紫虛元君曰昔有傳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盤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穿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夫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華有汁如蜜其人取華并汁吞之立獲度世嗚呼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禮樹便可見其積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無不成

也

贊曰

聖賢有順 成已成物 仁以已任 道由性率 小善必為 細務無忽 事在悠久 效非倉卒 能辦肯心 斷無乾沒

慈心於物

傳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亦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然則世人胡為而妄執此心以為心乎況不善用而不慈乎嗚呼此說微妙姑置勿論請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無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捨太上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諸聖尚爾況於人手按經所

說燈燭焰上別有一種微細眾生吞食其先以為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眾生粉骨碎身然則諸聖所以慈其心者為如何惟其知是所以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普實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啗泮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無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洽番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南適歲飢出按拯濟舟次青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飢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篲岸側洶洶之聲正出管中蛤蚧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觀為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而

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謂多矣萬一感

思未為眷屬豈不凝鈍是夕即夢文殊現

身其前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規給

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

信異因著一書以示勸戒王渙宣和年間

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

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

買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

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戒修合一劑果愈孰

謂諸聖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之

說為不然乎大抵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

慈善何以立

贊曰

萬物同體 均受於天 樂生畏死

此性則然 忍肆其暴 剗割烹煎

肖翹蠕動 皆在所憐 視物猶己

仁術乃全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忠孝

傳曰東卿司命曰有蕭邈之才絕衆之望

養其浩然不營富貴或至貞至廉不食非

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紛華不能散其正

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連

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皆有應仙格

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至於

至忠至孝則今日謝世明日便當補為地

下主者復從地下主者便當進補仙階大

抵忠也者人臣之大節孝也者人子之本

事使為臣而皆不忠則為君者復何望於

臣為子而皆不孝則為父者復何望於子

如此則君臣之分父子之倫一切喪矣人

不禽獸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

超度之本得獲度世莫此為速不聞呂公

誨簡公期之事乎昔呂公誨為御史中丞

正色直言傾動朝野一日獨坐悅見一青

衣授以一丹曰此清涼丹也上帝非久南

游炎州命子糾正羣仙彼州大熱故先以

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

捐館時朱明復初登第在湘江見公跨一

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數百前後

呵擁明復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

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歎曲乃口占一詩曰

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

從帝為司糾更遣何人直栢臺言訖不見

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略無

間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

中孝悌王也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

至於地草木為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為之

成子能孝悌吾所以親矚於子既得見吾

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則至忠至孝其於

度世豈不捷疾嗚呼忠孝者既如此則不

忠不孝者當如何哉

贊曰

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 捨是二者

獸而不人 莊周放蕩 命義是遵

釋氏空寂 報恩猶勤 戴天履地